



海的女儿

吴德永 车吉心

海的女儿

吴德永 车吉心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8.625印张 10插页 370千字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

书号 10099·1388 定价 1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海上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集中地描写了一群女青年，为建设渔岛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朝气蓬勃，战海斗浪，冲破旧传统的束缚，战胜各种困难险阻，成长为渔家第一代女船员的故事。

作者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细腻的笔触，热情地歌颂了海岛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事迹，着力刻画了金海燕、辣椒嫂、凌云、肖家姊妹等一批英姿飒爽的年轻的渔家妇女形象。

作品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流畅，富有浓郁的海岛生活气息。



第一章

呼——叭！

一声爆竹，揭开新春佳节又一个黎明的序幕。随着焦脆的响声，冰覆雪盖的珍珠岛立刻沸腾起来。花鞭、爆竹、二踢脚、钻天猴、滴滴鸡、扫地龙，乒乒乓乓响彻珍珠岛大街小巷。广播喇叭也立时响了起来：

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！

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。

.....

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，

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，一定来到！

在高亢的歌声中，下雪憋了一天的孩子们，兴高采烈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放完自己的爆竹，又去拣取别人没炸响的小鞭。胆小的女孩儿，扎着蝴蝶结，偎倚在大人身边，火光一闪，便赶紧捂住耳朵，紧紧闭上眼睛。

晨空中，火花闪闪，硝烟弥漫，红红绿绿的纸屑，伴着鞭炮声、歌唱声和喧笑声，飘飘扬扬，把凛冽的清晨搅得热烘烘的。呛人的药味混杂在人们过节煎炒烹炸的香气里，在晨空中弥漫、飘散。

三年，极端困难的珍珠岛人，在灾难的漩涡里，苦争苦斗，爬滚跌打，终于度过第三个困难的年头，迎来了一九六二年春节。三年啊，渔家人又一次享受新春佳节的欢乐！

一股煎鱼的浓烈鲜味，从向阳湾一户渔家送了出来，引诱着过往行人。这是大队长高振海家。

高家，是座典型渔家住房，四间正房坐北朝南，屋顶披着细长的海苔草，一堵淡红色花岗岩散石墙，围成一个宽敞院落。门楼的海草，年月太久，风吹雨涮，退了颜色，由深紫变得黄白。黑漆大门，敞着一扇，关着一扇，上面贴着鲜红的对联。院里拾掇得很干净，一根石条架在西窗下，摆着坛坛罐罐。石条前，一苑野杜鹃，落叶的枝条缀满白雪，颤悠悠的，好象开满洁白的花朵。

石条上方，一扇大玻璃窗。夜间结下的冰花开始融化了。融化的冰水，沿着窗玻璃淙淙的流下，把贴在玻璃上的窗花弄湿了，变得更鲜艳。剪纸很有意思：东扇贴着条抛头摆尾的大鱼；西扇贴着一对嘴对嘴的鸳鸯，鸳鸯旁边，映出一张姑娘清秀动人的笑脸。

这张脸瘦牙牙，嫩生生，好象一朵初绽的桃花。一双细眉，眉尖微微向上挑着，在饱满的前额上，不时飞动。又黑又长的睫毛，使得那双水灵灵的大眼，显得深沉而又有些顽

皮。看着这双眼，令人突然想起叮咚的春泉。高鼻梁下，嘴唇紧紧抿着，似乎稍不留意，藏在心底的话和笑就会迸发出来，使得这张脸仿佛总在笑。她留着短发，一件红白相间的碎花小袄，裹住她青春健壮的身体。她就是高振海的女儿金海燕。她帮妈妈包好饺子，炒好了菜，便回到自己住的西里间炕上。炕上铺着宽条床单，红直贡呢大花棉被，迭得四方四正，上面压着一对枕头。她脸朝窗，倚着被子向外凝视着。

窗台上，并排摆着三个鱼缸，这种鱼缸，并非特地为养鱼生产的，而是因地制宜用养海带的玻璃浮漂凿成的，虽说不十分秀气，倒也明净。缸里的鱼，既非阿娜多姿的金鱼，也非绚丽缤纷的热带鱼，是些小海鱼。什么小梭鱼呀，花鲢子等等。最西边那缸，养着十几条泥鳅。

一只小花猫讨好地在女主人身边蹭着，后来跳到她腿上卧下，闭着眼睛打呼噜。

房子地势高，居高临下，坐在炕上，透过玻璃窗，那起伏的海面、街上的行人、以及堆垛在平缓沙滩上仍被大雪覆盖的鱼网、大绳、竹架、铁锚等，全都映了进来。涂上沥青的锚翅，刺破积雪，似乎要飞进大海。

凝视着窗外，她心也象大海似地起伏着。生活，不也同大海一样么？汹涌的波涛，阻遏不住滚滚向前的东流水。三年，灾难深重的三年，人们并没被压倒。建设社会主义珍珠岛的坚强信念，鼓舞着渔家，支撑着食不果腹的海上人。三年，虽然他们失去了欢笑，憋在心里的却是不屈的毅力和劲头。“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”，成为珍珠岛人的真实写

照。人们决心以最快的速度，最大的干劲，把破坏了的集体经济恢复起来。金海燕腊月二十八日从养殖场回家后，遇到的第一个场面，便是热气腾腾的苦干景象。为了做好春汛前的一切准备，男女社员甚至过去从不出门的家庭主妇们，似乎忘记办年货、过春节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战斗在无遮无挡的海滩上：修船、锻锚、辗绳、联网。连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渔民，也放下拐棍，叫小孙子替他们捋着绳儿，捆扎着网架。一张张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的脸，严肃而又活泼，充满了决心和力量。那时，她心多不平静啊！为了生产自救，迅速恢复元气，她们海带养殖场也充满着这种战斗气氛！半年没回岛了，场里为了叫大伙过个欢乐的春节，放假十天。可回到岛上，看到这种场面，她怎能心安理得地休假呢！当时和伙伴凌云她们约好，过了初三，马上回场投入战斗。

大概想起还有不足两天时间吧，金海燕嘴一抿，那对水汪汪的大眼流出一股深情，手伸进褥单下面，掏出一双用手帕包着的还没绣完的鞋垫儿。一种初恋的幸福和羞怯的红晕，飞上少女那白嫩的脸蛋上，心跳也加速了。她慢慢打开手帕，露出一双娇蓝底红花绿叶的男人鞋垫儿。一只已经绣好了，另一只一个大红囍字，只绣了一半。

盯着这个没有绣完的囍字，姑娘那对会说话的大眼，倏地朝外间瞟了一眼，好象怕人瞧见，或分享自己的幸福。海边姑娘和内地姑娘绣荷包一样，把鞋垫儿当做定情的礼物，年岁稍稍长大，便利用点滴空余时间，背着人偷偷地、怀着甜蜜而又狂跳的心情绣着这种东西。千针万线拴着那双走南

闯北的大脚，不遗不弃，姑娘们的用心又多么良苦呀。

金海燕笑咪咪地晃晃脑袋，从手帕里抽出一根丝线，和鞋垫比了比，见颜色中意，才咬咬线头纫上针，甜情蜜意地扎进鞋垫。无限的柔情，使那双大眼更湿润、更明亮。在她眼里，鞋垫上那个囍字，变成一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儿——高翔。想起高翔，她不由轻轻叹了口气，回岛三天了，前两天他忙，昨天下雪，她还没见他一面哩。不过，从过去的接触里，从他眼睛里，金海燕清楚地看到他的心。她笑了，笑得那样醉人，笑得那样甜，恨不得立刻把鞋垫绣好，塞给他！

小花猫仿佛窥破女主人的秘密，那对圆圆的眼珠儿，随着丝线的翻飞，上下转动着。突然，趁女主人不注意，伸出前爪，猛地抓住那根丝线。姑娘的手一颤。

“哎哟。”针扎了金海燕的手。她吮吮手指，见小花猫得意地朝她喵喵叫唤。啪！给小花猫一鞋垫儿，亲昵地骂道，“坏！”

小花猫委屈地喵了声，跳下炕。

金海燕抿嘴一笑，兴许怕惊动妈妈，俯在窗窝上，朝地下瞥了一眼。

正间地下，菜已做好，锅盖上冒着缕缕蒸气，又鲜又香的气味，从锅盖的缝隙中窜了出来。碗柜上面，摆放着一个秫秸篋帘，一溜儿一般大小、新月儿似地水饺，排列十分整齐。五十一岁的振海婶，眼不花，发不白，细细的皱纹，显得十分慈祥。她扎着蓝布围裙，哈腰拿扫帚扫地，动作依然象年轻女人那样麻利。

金海燕见妈妈违反常规，扑哧一声，笑道：

“妈，谁象你这样扫地！人家从里往外扫，你怎么大翻个，脏东西倒往里划拉！”

振海婶抬起身子，隔着窗窝儿，望着女儿那对笑咪咪的会说话的眼睛，嘴角一撇，回道：

“你懂啥？老年留下的陈规矩，大年夜下谁家往外扫？那不把一年的时气、财宝都扫出去？”

金海燕两眼一眯，道：

“迷信！解放这些年，你还迷信！”

振海婶说：

“这算啥迷信！讨个吉利罢啦。往日，我兴许不讲这个俗套套。大灾三年，我倒偏讲这个老礼儿！把时气、财宝都扫来家，叫大伙早日过上好日子！”

高家，以它的和美，在珍珠岛出了名，高振海老两口加上海燕，小日子过得象台戏，即使灾年，也你拉我唱，热热闹闹。金海燕抢白道：

“往里扫就能留住时气，扫进财宝呀？那为什么旧社会你越扫越穷？”

“世道不同嘛！”

“世道是不同，但扫还是扫不进财宝的，得干！”

“你呀，跟你爹一个腔调！干，干，就知道干！饭也不知道吃。”振海婶把垃圾扫进铁撮子里，放在门后，然后拢拢头发道：“大清晨，扛把大扫帚，一晃眼，人没啦！以后，我呀不开这个旅馆、饭店，也到队上干去，叫你们爷俩喝西

北风！”

金海燕嘴一撇：

“我才不怕呐！俺场里有食堂、宿舍，吃睡不愁，看饿坏爸爸谁着急！”

“我不急！”振海婶拿起抹布抹抹锅盖，嘴说不急，没等一分钟又道，“燕儿，日头都快晌了，菜，也凉了，你爸爸到哪去了？你去找找。”

金海燕一晃脑袋，针别在手帕上，包好鞋垫，塞进褥单底下，跳下炕。

炕前很宽绰，贴墙安了一张品金色三抽桌，一只小鸡啄米的小闹钟，摆在桌面上。门后墙旮旯，放着一个高背脸盆架，皂盒、漱口盂坐在脸盆里，高背镶着一面椭圆形小镜。门上挂着印花门帘。

金海燕系好鞋带，拢拢短发，拍掉身上的线头，一掀门帘走了出来。

“妈，菜熟了？”

“你看看！”振海婶揭开锅盖，白色蒸气顿时弥漫开来。金海燕俯下身，一盘煎得通红的大口鱼，蒸在锅梁上。嫩生生的大口鱼花炖豆腐，在锅底咕嘟咕嘟窜花儿。振海婶一边端鱼，一边说道，“我拾掇完菜，烧锅煮饺子，你爷俩回来，情好吃现成的”。

金海燕捏了一块鱼花丢进嘴里，朝振海婶一甩头发跑了出去。

大街上，一派欢乐，家家户户，贴着鲜红的春联，与白

雪交辉相映。放完鞭炮的孩子们，跑来跳去。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搅得雪雾阵阵。穿红挂绿的姑娘们，嗑着瓜籽儿，仨一堆，五一簇，聚在大街两旁，嘻嘻哩哩地小声嘀咕着什么，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。

金海燕和她们热情地打招呼，问声“过年好”，穿街而过。

海边风俗，大年初二，新女婿拜丈人。今年怪，本该初三拜丈人的老女婿，也混进新女婿群里朝岛外走。

金海燕穿过大街，望着这支由新老女婿组成的队伍毫不羞怯地从人群中走过，不由得抿嘴笑。大年初二嘛，没事的人都出来看女婿，特别那些姑娘，东一群西一伙，站满了大街两旁，一边看一边品评。队伍中间，一对年轻夫妻引起金海燕注意。很明显，他们结婚不久。女的很俊，蓝裤紫袄，青鞋绿袜，两根小辫扎着鲜红的头绳，白脸蛋飞上羞涩的红晕。她低着头，故意走慢些，希望跟她那个“当家”的拉开点距离。女婿呢，偏舍不得！夸耀地紧紧挨着妻子，好象不如此，便不能表明他们成双成对！

望着这对恩爱夫妻，一股甜蜜的感情，涌进金海燕的心，一对大眼也显得格外明亮。那个年轻的身影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

“呔，低头走路，抬头看人！你咋撞在老姑奶奶身上！”

金海燕一抬脸，肩窝咚地挨了一拳。原来养殖场的伙伴凌云，抿着嘴，瞪着圆眼笑她哩。

“老姑奶奶”不大，十九。她胖乎乎的，扎着一对鼓锤小辫，脸圆头圆，身子也圆，就连那两只胖胖的小手，也圆

乎乎的。本来圆的已经够逗人了，偏偏圆脸上又长着一对杏核眼！一张小嘴咕嘟着，笑，也给人怒气冲冲的感觉。唯独她性子不圆，象块没经雕凿的火镰石，有棱有角，轻轻一碰，火花四射。因为辈大，她倚老卖老，向来以“老姑奶奶”自居。

金海燕嗔怪地瞟她一眼，说：

“哼，满大街数你声儿高！”

凌云那对杏核眼一眯，小嘴巴凑在金海燕耳朵上，关怀地悄声问道：

“见过他吗？”

金海燕知道她指谁，她们俩很要好，无话不谈，金海燕的心事，她当然一清二楚，金海燕也不背她，脸一红，摇头道：

“没。”

“没跟他说说清楚？”

金海燕摇摇头。

凌云不满地撇嘴说道：

“你呀，啥事都勇敢，就这事办的不咋样，要给我，哼！”

说话间，凌云忽然牙一呲，膀子轻轻碰了金海燕一下，轻道：

“来了，我给你吆喝。高翔，过来！”

金海燕一回脸，心咚地一跳，脸也腾地红了。街对面果真走来占据她心的那个年轻人。

高翔听见喊声，穿过大街走来，四方大脸笑盈盈，充满着节日的欢乐。

金海燕是位有冷有热的姑娘，热，一根火柴可以烧开

锅；冷，一丝风也能叫她结冰。此时，这个身材苗条的少女，怀着初恋的激情，盯着走来的年轻人。

高翔不卑不亢，既不过分热情，又不过分冷淡，就象一般人对一般人那样，眼稍望着金海燕，嘴却道：

“凌云，有事吗？”

凌云圆眼一挤，指着金海燕道：

“我没事，她有。”

金海燕心猛一跳。这个鬼丫头，好厉害！朝凌云咬牙瞪眼，心里想骂，可当着高翔的面，怎能开得口？何况高翔正拿两眼盯着自己。金海燕半天想出一句话：

“高翔，你见我爸爸了吗？”

“在码头上。”高翔下巴朝码头一扬，平静地答道。说完，转身想走。

这可把那位好心性急的老姑奶奶急坏了，她张开手挡住高翔的去路，嘴里“哎哎”地嚷着。

高翔站住了，盯着凌云。

凌云心里一急，说：

“哎哎，你，你不看媳妇吗？”

高翔脸上肌肉一跳，立刻恢复了平静，笑道：

“不不。趁放假我到船厂看看，把坞台排排。”

高翔走了。凌云不满地一耸肩膀，埋怨地瞟金海燕一眼，说：

“哼，给你叫来。你倒好，话都不说！‘见过我爸爸了吗？’爸爸什么时候不好问！”

金海燕没听凌云说啥，她那双大眼依然盯着年轻人的身影，心紧张地思索着。他，见到自己为什么不象过去那样亲热呢？是不了解自己的心，还是故意冷落自己？再不然，当着姑娘面他害羞？

无论怎样解释、猜想，姑娘初恋的心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。不过，她能了解高翔此时的心事，她会原谅他的。

“看什么！贼走了抡扁担，当面不说，人走了倒看，看！”凌云道。

金海燕大眼朝凌云一闪，扭头向码头跑去。

金海燕离码头老远，便看到一个老人，哈着腰，晃开膀子，奋力挥动一把大竹扫帚。每当扫帚落地，哗——一个大扇面，厚厚的积雪，跌跌撞撞落下码头，滚进筏子圈里。他，已经扫了很长时间了。那把大竹扫帚，枝桠上结满硕大的冰凌，一动便发出琅琅的响声。

望着这位老人，金海燕把满肚子的心事压下，远远叫道：

“爸爸！”

老人正是高振海。他拄着大竹扫帚站直身来。他，五十多岁了，个头不高，紧瘦而结实，一顶大狗皮帽子扣在脑袋上，越发显得那张紫檀色的脸有些干巴。一双握紧扫帚的手，暴着青筋，十分有力。时间的风浪，吹皱了这张脸，留下深深的皱纹，好象著名的雕刻家，用犀利的刀法，在一块盘根错节的紫檀上，剜刻镂刨，纵横驰骋，把这张脸雕刻得坚定有力，棱角分明。一双淡眉分开，下面一对矍铄有神的眼睛，下巴一圈又黑又密的短胡茬，挺直地围着一张厚嘴

唇，嘴角有力的弯着。扣在头上那顶狗皮帽子，白气蒸腾，好象开锅的笼屉，热汗顺着皱纹往下淌，见女儿从远处跑来，眉眼跳了跳，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，朝女儿摆摆手，意思叫她慢些走。然后，望望剩下的积雪，又哈下腰，挥动那把大竹扫帚，把积雪扫下港湾。他扫的那样用心，好象要把灾难和不幸，统统扫除干净。

港湾，几片积雪浮在水面上，密密层层舢板，摇头晃脑，不安地跳动着，似乎要挣脱缆绳的羁绊，冲进波涛起伏的大海。支支桅杆直立着，挑着红色试风旗，猎猎作响。岸边，一条两百马力的渔轮，破损失修，在波涛撞击下，发出吱吱嘎嘎的破裂声。一条条大标语，异常醒目地贴在码头上。“坚决贯彻党中央八字方针，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！”“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！”“群策群力，生产自救！”

看到这些舢板和标语，高振海心象着火一样，全身热烘烘的。三年，他象作了一场噩梦。他，一个朴素的共产党员，怎么也没料到，人们拚死拚活、吃苦流汗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，一场灾难，竟毁得如此严重！但正象一个饱经忧患的老艄手，一场暴风恶浪，没有吓倒他。相反，风浪的袭击，更增长了他的才干、胆识，使他更学会驾船的本领。这一点，不光他高振海，珍珠岛全体社员经过三年的灾害，哪个人不经受过考验。为了生产自救，尽快建设好海岛，支书于海涛——入党三十年的老党员，大年不过，腊月二十三带着渔民，一瓢风，一瓢雪，驾着几条能够开动的机帆船出了远海，一去需要几个月！留在家里的人，也摩拳擦掌，嗷嗷直

叫，他们年货不办，修船、辗纆，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。最后，还是大队下了命令，大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活，过个欢乐的春节。

高振海看到这一切，好象看到战争年代那股劲头，感动得满眼泪花花。为国家分忧解愁，为社员造福谋利，这一切都压在他肩膀上。他压不垮，身上积满了一股劲，一大早扛着扫帚来到码头，仿佛要把前进的道路扫干净，让人们阔步前进！

“爸爸，你还不回家吃饭！”金海燕跑到爸爸跟前，撒娇地扯住爸爸的扫帚。

高振海脸上泛起欣慰的笑容。他抬起腰，望着女儿。见女儿气喘吁吁，高鼻梁渗出一层细汗，心疼地责备道：

“看，跑的满头汗，风一吹，不感冒才怪！饿了，我能不回家吃！”

高振海伸出粗糙的手指，替女儿抹去鼻尖上的汗珠儿，又摘下狗皮帽子，不容分说，扣在女儿头上。金海燕刹时变成一个小子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在大狗皮帽子下忽闪着，她瞥爸爸一眼，娇嗔地说：

“怨人家跑呐！你大清早不言语声，自己扛着扫帚走了，多急人！”

高振海见女儿嘟嘟着小嘴，大眼瞟着他，和解地拍拍女儿肩膀，说道：

“过了年，春汛就好开始了，我这个当头目人能闲得住？社员们秣马厉兵，眼瞅着将帅，准备工作不做好，行吗？”

金海燕默默地望着爸爸。天空，一行大雁排着人字形雁

阵，眼嘎地呼唤着，匆匆掠去。好象相互通知：春天来了。

是啊，春天来了，当着自己自寻烦恼的时候，爸爸却想着未来的渔汛，金海燕暗暗责备自己。然后，夺过爸爸手里的扫帚，哈下腰，把爸爸没有扫完的厚雪，继续扫下港湾。

高振海乐呵呵地望着女儿，掏出铜锅玉嘴一抻长的小烟袋，装了满满一锅烟，点着火，叼在嘴上美美吸了一口。大海春潮鼓涨，簇簇雪白的浪花，后浪推着前浪，高振海望着女儿，笑得更舒心了。

金海燕把最后一堵积雪推下港湾，站起身，朝爸爸笑道：

“爸爸，这回该回家了吧？”

高振海点点头。金海燕扛着扫帚，戴着狗皮帽子，他叼着烟袋，反剪着两只手，爷儿俩一起登上珍珠礁，一望无际的海面，蓦地飞进眼来，使人精神一振，心胸顿时开阔。高振海拔下烟袋，满有把握地说：

“天气转暖，鱼汛早发！今年咱珍珠岛会摊上个好海市！到那时，鱼淌水流，恐怕要抓挠不及哩。”

金海燕顽皮地朝爸爸眨眨眼，说道：

“不怕，到时候我回岛帮你！”

“你——”高振海瞥女儿一眼，嘴里没说，心里笑道：嘿嘿，如果是个小子嘛……

阳光穿过云层，洒向海面。雪后的珍珠岛银装素裹，分外娇艳。呼——叭！爆竹又响了起来，它再次向人们宣告：春天来了！

春天，确实来到了珍珠岛。